

孔子改制攷

一



墨老政儒
尤盛考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書經存案
翻刻必究

墨老攻儒尤感考

孔子改制考卷十五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

一名祖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福為僕秉纒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証

考五

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二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紿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微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飄鼠藏而羝羊視貞甄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以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

喪足以至矣囚人之家羣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人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伾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伾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

考五

二

世除害典師誅蜀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陰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令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必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館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旋用徧近

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
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
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
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
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
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
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
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
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

考五

三

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
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
曰嗚乎既寡人者眾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
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
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
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
容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修飾以盪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
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
可以補民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
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過民其道不可以期世
其學不可以導眾令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

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鵙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閉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救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闕決植孔某窮於蔡陳之間藜藿不糲十日子路為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與女曩與女為苜生今與女為苜義夫飢約則不辭忘妾取以活身羸

考五

飽偽行以自飾汗邪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閉坐曰夫舜見瞽瞍就然此時天下壞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亦舍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懼亂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秦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墨子非儒

孔子夫義微言條理萬千皆口授弟子若傳之於外導引世人夫率以三年喪親迎立命三者其士大夫則以禮樂輔之故墨子力翻孔荼有意攻難必先此數義而非樂非命著有專篇短喪薄葬且有特制此其義最相反者然使三年喪親迎果為先王制則墨子言必稱三代聖王既不能謂之為儒

者之制更不敢肆口詆排謂為逆偽懸愚大姦矣以為其禮
即今禮經然則禮經為孔子作非周公之文斷矣正可藉
異教攻詞明聖人制作學記言官先事士先志王子墊問孟
子何事孟子答以尚志故墨翟謂為倍本棄事而安怠傲孔
子不言利憂道不憂貧孟子發明之曰何必曰利董生亦云
不謀其利故墨子攻為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益可
想見顏子簞瓢陋巷曾子聲出金石原憲肘見踵決之高節
蓋孔教行義多如此者故墨子誦之至謂富人有喪則大說
喜以為飲食之道幾類近時僧道齋醮之所為固為異教攻
詆之詞然可見當時富貴之家多從孔子之教以父子天性
動以至仁故莫不樂行三年之喪既從其喪服即用其禮其

考五

五

禮極繁非孔子後學日習其禮者莫能通之故喪家必延孔
子後學以為相禮護喪而供養焉故墨者以是為謗然益可
考孔學傳教以三年喪為得力泰西羅馬喪服亦用再期人
心之同然故人易從也今日正賴墨子此文得以考見孔子
傳教之法高拱下視會喧為深孔學容貌如繪皆可反而得
之

墨子在孔子之後有意爭教故攻孔子者無所不至乃謂孔
子助白公之亂則白公在晏子之後既時代不同至誣孔子
助田常之叛則請討之義有論語可證至謂子路褫人衣以
酤酒孔子為苟生而不得此則里巷詈罵之辭可無庸辨子
貢未嘗輔孔悝陽虎佛肸非弟子墨教詆謫誣罔不可聽聞

有德之人不忍出口而墨子為之其人乖僻褊謬不待論其學術之是非妄墨翟倒戈如此孟荀安得不攘臂而爭之韓愈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兩家弟子相攻非二師之道本然真為妄言退之於非儒篇殆未用心乎墨家之謬蔡犬吠堯固無足怪而當時爭教之情狀可見矣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為善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不得其所以對也

墨子耕柱

考十五

六

遠者必忘故當近舊者必壞故當新史佚之告成王願王近於民康誥之戒康叔作新民大學且欲其日日新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後世疎遠其民泥守舊法故致敗亡此論政極精之論墨子有意攻孔子故無論何說皆生排擊

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

墨子公孟

易章甫而後見棄儒服而故從墨教也公孟子未必如此墨子自黜綴以見能奪儒家後學歸教

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墨子公孟

墨子輕詩書禮樂如此則詩書禮樂為孔子之文可知矣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

闕誦詩三百蒞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

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脫治

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

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

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墮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繇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

者皆從此道也墨子公孟

考五

七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

祀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公孟

儒者未嘗言無鬼神而公孟子言之未知是墨子借以自張

其說否墨子主張明鬼立意難儒大義所在故欲自專其義

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

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是猶果謂擲者不恭

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

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

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

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

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為下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

考五

八

墨子

孟公

子之三月之喪蓋墨子改制以三年之制與三月比譬於裸謂極不恭則孔子所改至明矣攻儒者之知等於嬰兒此孟子所為攻以無父豈為過哉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淮南子
記論訓

淮南時尚能考出孔子學派及墨子攻儒之實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

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故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非命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君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王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上

命為孔子一大義論語死生有命賜不受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六經稱命尤多故墨子攻之藉異教之攻詞証孔門之

考五

九

大義益知罕言之非也論語子罕言利與為句若命與仁達為句卷黨則禮記曾子問孔子與老聘助葬於巷黨本是地名達字屬上讀至明墨子之書經蓋有憲有刑有誓矣孔子言命何嘗不言禍福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何嘗知命而謂敬無益謂暴無傷乎有意攻難殆不足辨也

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嗣

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

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眾之說無可得焉醜子

孔子立義本父子故制三年喪教人敦厚故久喪為傳教弟一義墨子愛無差等故薄父子重生貴用故短喪至以敗男女之交攻孔子尤為異謬則以時當戰國王公欲眾其尤民墨子所首攻孔子者在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

考五

十

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幾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王有樂而少此亦無也墨子三辨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天仁者之為天下度

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鴟鵂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拆壤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

考五

十一

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常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與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

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口自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糲糟曰食飲不

考左

三

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盡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

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
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
紉多治府絲葛緒細布繆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
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暮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
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
力置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
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
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
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
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
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

考五

三

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
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嘉言孔章上帝弗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
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覓磨以
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音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
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將
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

墨子
佚文

右墨學政儒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者虛君子

威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託老子以攻儒耳第書之老子與孔子不同時無緣相攻辨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以是也莊子齊
物論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
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夫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
人間

考五

世

古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
且斲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枯邪老聃
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
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莊子德
充符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莊子
駢拇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莊子
在音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
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矜休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狼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
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莊子天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
為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对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
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眾獨紇哀歌

考五

五

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

同上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
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
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
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僞僞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天道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之以文繡遊屠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屠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莊子天道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考五

七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出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臂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樛德而立矣又奚繼
然若負建鼓而求七子者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
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
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
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並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
意怠其為鳥也矜矜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
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

考五

志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辨

大山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
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
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
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
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莊子田
子方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莊子知
北遊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

儒墨而凶矣莊子徐無鬼

儒以詩書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莊子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言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同上

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

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

考五

六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偉於封侯富貴者也莊子盜跖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常成子常殺君竊國

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魯中

也不亦拂乎

儒者偽辭並同上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

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子頤與謨而

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莊子列子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又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
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下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
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非
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
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
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
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考五

九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列子周
穆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
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
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
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
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
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知汝子汝則反迷
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
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上

曼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性情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列子仲尼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

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

殺身以成名叔曰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

是孰非邪列子說符

楊朱曰原憲竄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竄損生子貢之殖累

身然則竄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

故善樂生者不竄善逸身者不殖揚子

考左

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罔周
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焉以至於死此天民
之違遠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
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上同世之學術者說主人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

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韓非子姦劫缺臣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

器不竄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

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韓非子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者張孟談曰
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者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
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
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
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
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
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
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甯生鼃而民
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
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

考五

主

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
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
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上同

又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
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

寡

韓非子
問辯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

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

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

韓非子
六反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韓非子
五蠹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威容服而飾

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
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詞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
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
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
也韓非子
類學

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韓非子
忠孝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自以為不如
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
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

考五

三

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韓非者出儒學兼墨學法術而實同於老學故攻儒最甚即
以詩書禮樂為蠹儒家之蠹未有甚於韓非者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困陰陽之
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
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

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史記太史
公自序

太史談是黃老學故尊道而抑儒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太史自序

太史談雖受易於揚何然本為黃老學性好簡易畏經傳之繁故以為太博而過勞也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記汲黯列傳

汲黯是黃老學者故亦攻儒

世之學老子者則黜儒學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

謂是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文景之世尚黃老故老學大盛於時墨學已衰故與儒爭教

者惟有老學也故在武帝博士弟子未立以前百年為儒老

卷五

互爭之世

右老學攻儒

改制考卷十五終

弟子

羅潤楠初校 梁應麟覆校

嚴無甲總校 王覺任

儒墨爭教
交攻攻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

祖詒

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相攻非二師之道本然警言哉孔子開教在先道無不包墨子本其後學乃自創新教銳奪孔席以自立所以攻難者無不至所謂蠹生於木而自啄其木耶挾堅苦之志俠死之氣橫厲無前不數十年遂與儒分領天下真儒之勁敵也攻儒者亦未有過墨者矣王肅之攻康成陽明之攻朱子皆後起爭勝之習墨子真其類也孟荀之力闢豈能已哉豈能已哉昌黎真警言也今別著交攻之言亦猶漢史存楚漢大案云耳

考十六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

也三日當為三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為裸

謂槨者不恭也墨子公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孟子固善於攻而墨子乃不特善攻而且善守也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瞿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也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

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公五

告子言不類異教當是孔門後學雖與孟子殊而與墨子辯亦如荀子之類耳惟告子與孟子同時而又反與墨子辯則墨子去孟子時不遠必非與孔子同時者然其教已大行如此亦可謂非常巨力矣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

墨子公孟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同上

墨子右鬼非命楊子已攻之豈獨公孟子而墨氏反唇相稽強辭奪理知儒墨交攻不遺餘力矣

考十六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莊子齊物

諸子中儒墨最盛故相攻之是非最多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莊子列禦也

緩以為儒而得富貴乃使其弟為墨信道不篤乃復辯之有死之道焉然當時兩教大盛聽人擇所從有一家父子兄弟而異教者亦可見大道經幾許辯爭而後一統矣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証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莊子在儒墨之外坐觀兩教之爭如墨子謂子路禿人衣而
酤酒孔子苟生不問所由真所謂相疑相識者矣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莊子知北遊

儒墨辯爭是莊子時事日日有此人有此案故頻舉之

論衡命義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

神論衡禍虛

想見兩教人聚會爭教之風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
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
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

考十六

三

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
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
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
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
也論衡樂書

仲任能知儒宗孔墨宗墨又知孔道所以傳墨法所以廢於
諸子改制託先王之事蓋猶能知之也想東漢人皆能明之
亦視為固然之義矣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
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
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

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價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資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

考十六

四

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論衡
薄葬

王充在東漢時猶知儒墨各自創說改制以制不同各相攻難然則諸子改制之義至東漢時人人猶知之經偽古文家變亂後盡以六經歸之先王周公於是此說乃始不明耳

右儒墨互攻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令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晚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孟子文

夷子思易天下則亦墨之巨子如苦獲鄧陵之比也孔子慎終墨子薄葬各以其道傳之天下然夷之以為施由親始則

考十六

五

已愛有差等矣孟子傳孔子之道故攻其二本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高之孟子盡心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

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孟子滕文

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
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闕而日爭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荀子富國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

之分也

荀子禮論

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燿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喪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名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理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並同上

儒墨之殊絕而相反莫如喪葬一事故彼此攻辨最多荀子禮論既發明儒者之喪服而亦專以闢墨焉

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

荀子富國

考十六

六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謹守也

荀子王霸

荀子攻墨最多過於孟子遠甚孟子僅三條耳然則攘墨之功以荀子為大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少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

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
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
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
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荀子
富國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
之分治辨之極也

史記
禮書

此荀子禮論文史公述之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史記本史
公自序

墨道不行以其太苦莊生因謂離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考十六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史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
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
道遂族郭解翁伯

史記游
俠列傳

史遷謂儒以文弄法俠以武犯禁儒俠對舉疑俠亦出於墨
致一巨子而殺百四十人墨道固以死為義者漢武時崇儒
抑禁俠學而後墨道廢耳蓋兼愛之餘自流為俠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
麻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
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

故曰儉而難遵史記本史
公自序

莊子以為其道太苦使民憂悲去王遠矣最確

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論衡
對作

不讀墨子之非儒亦不知孟子之辨楊墨為不得已也

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論衡
是應

儒墨同稱堯舜禹湯文武而一堂之制不同故知並是改制

非復先王之舊制也

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

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氏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

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論衡
薄葬

王仲任實實推求墨學所以致敗之由漢人亦寡此高識

考十六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

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寧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

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葬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

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

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論衡
薄葬

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

子年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

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

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

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

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曾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知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植值何

墨子詰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尊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墨桓子卒晏

考十六

九

嬰斬袞枕草苴經帶柱管非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

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沾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

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爇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名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國之憂令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考十六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

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

考十六

十一

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並同上

孔叢子為王肅偽書雖不足據然墨子之毀誣孔子無所不至以鼓惑時流相攻亦甚矣孔叢子能辨正之故亦節取焉

右儒攻墨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 汜論訓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墨子 非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

母三年其其與期同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歲族人

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口弗與期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

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寶在則斃焉其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

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祐為僕秉轡授綬如仰嚴親昏禮成儀如

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

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

誣言也其宗并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同兄弟之妻奉

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妻子

以大負余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豈非大

姦也哉同上

考十六

十一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

發詳未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

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于商周虞夏之記從

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

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

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

強必治不强必亂強必盜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令也卿大夫

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實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天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燠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

者十六

十三

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命非子

命非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卹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

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子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楹
壺盪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
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經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凶又相
牽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隈頰色黧黑耳目不
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
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

墨子節葬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
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豈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
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墨子辨社

子夏之徒未知果有此問否即有亦子夏門中不才按以儒

考十六

十四

家微言不類亦墨家有意攻儒而已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
叔父兄弟期族以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
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
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墨子公孟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
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即愚之
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
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鬪熱
早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

禹湯猶云因焉今程曾無稱於孔子乎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主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

考十六

不必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並同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

孔某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桴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與女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夫飢約

則不辭忘其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上

異教相攻不可聽聞

齊曰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文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判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

考十六

北

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趨之為亂非仁義之也此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子之有異於白公也此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象孔某盛容脩飾以壘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衆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此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

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

上

墨攻儒多誣言此雖力攻孔子而孔子好禮樂之真面目亦略見矣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卓應之曰若皆

卷十六

十一

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卓雖盡能猶且不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與師誅罰勝將因用得衛令亡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卓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

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過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
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
深曰惟其末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

墨子
非儒

右墨攻儒

考十六

六



改制考卷十六終

弟子

陳國輔初校
康同勳覆校

歐果甲總校
王覺任

